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記三十一

遊覽

流觴叙別記

陳鶴

嘉靖癸丑之歲弘宇王膳部既遷越郡之三月即擢建寧倅車鞍馬將行山人陳鶴具觴薦蔬於蘭亭而別焉時涼雨新霽山光益明林鳥不語曲流淙淙羽觴三行

鶴乃愀然興思抱膝而言曰夫人之聚散豈不各有時哉然惟賢豪之士為能見幾測變達升沉之故每一有所遇輒遺落身世縱浪大化之中欣然成趣曾不以得失寵辱縈懷及至時移事遷追憶已往之樂皆若夢幻則又感之從於思未嘗不搗文嗟惜也在昔永和右軍以一時文物之盛集樂於茲賦詩酌酒遂成曠世奇遊述文記事寓今昔存亡之情書辭兩絕然其間多有祿仕之人故後蹤跡漂渙處者則怡志丘園達者則功名

四海雖欲復踐當時之會不可得矣遂使千載之後視此勝事愈為難及今繕部偶以他往暫得與鶴流連茲亭慕前賢之高風泛觴曲水散襟咏言坐見清風生於脩竹飛泉響於崇山即其所遇可云樂也但恐情興或闌別離生緒倏焉分手又成殊方之歎矣况復長才繫念於廊廟善政非居於一地他日緬懷茲遊又成故事耳古人云萍聚不常勝遊難再信非誣也是知乖違伏於所聚悲傷生於相歡以今揆古不益有感於右軍之

文哉膳部聞言却席浩歎鶴於山僧索紙與筆繪流觴之圖載言於其端以為別

滹沱河記

石瑤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為三泉流稍延曼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沈疑之蓋亦惑於夾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非之夫九河固淪於海滹沱豈亦淪沒乎

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者亦猶九川云爾  
豈謂大河播而為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  
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  
的不為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  
壅不常旁無澗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  
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郭沒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蒲吾渠通漕船  
亦堙沒無迹豈非亦以茲水之害甚不可䟽淪而廢與

河經藁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迫城  
下淨土寺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濫於縣三五十里  
市野皇皇無所遁棲適有天幸未為洿沼弘治六年太  
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  
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  
祭則可蓋神明之也於乎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  
典固不可闕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為民父母者職也  
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焉疏理之功亦豈

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否耳誠得善工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原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之地以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折伊闕尚可為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為石隄以捍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歛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五行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于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



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為老生之談哉

錢塘江觀潮記

王文祿

錢塘江劃分吳越凡三折故名淞江秦望山脚插入江  
心舟犯之輒覆又名羅刹江江口有兩山南曰龕山北  
曰赭山並峙如門曰海門下有沙渾跨江東西三百餘  
里如伏檻然閩楚諸山奔會於天目水隨下出海門赴  
鹽官經澉浦及武原瀉乍浦轉金山九淞三泖水闌接  
俱放於大洋惟秋金旺水生百川灌注大洋瀰漫湧入

海門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抑怒不洩則奮躍上躋以故  
潮頭特高數仞趨富陽抵嚴瀨始平隆慶戊辰秋七月  
晦天台花桃村羣龍穴起山奔水溢踰台城蕩折廬舍  
予家武原並海海桴撩取器物無數萬千浮骸閭沙塗  
八月既望予至錢塘又二日乃十八俗稱潮生日士女  
聚觀如堵劉子邀予酌望江亭須臾白光橫亘如長城  
女牆推來自東北轉西南夭矯如玉龍拏雲散飛如霰  
雪密灑駛騰如萬馬駕素車鬣翻輪擊繽紛凌亂聲殷

殷又如雷霆倏轟震撼坤維浩渺間沙堤盡沒劉子舉  
酒酌曰奇觀也校往年潮尤大蓋以諸山水溢故予曰  
觀固奇矣獨不念台民之溺乎夷舶之擾乎宋之觀潮  
元之駐兵乎錢鏐之射乎秦始皇之渡乎予與子同諸友  
自戊午辛酉凡三觀矣聚散升沈不猶潮中一泡沫乎  
噫江山如舊風景不同舉目有古今之感也限東字各  
賦一詩練痕遙上海門東日映金沙捲玉虹白鳥若隨  
舟楫轉青山應閱古今同掀天浪激層層雪震地雷殷

陣陣風吳越劃開剛一水誰收強弩濟川功

韭黃門觀瀾記

王文祿

秦駐山故有韭黃門徑僻人罕至去鹽城廿里餘夙聞  
奇勝正德甲戌春季望就傳暇一僕負之行登山巔遠  
望未悉也萬厯癸酉春季紹坡狄叅帥督海防寓始皇  
廟訪之偶客盈坐攜酒同遊循山腰狹徑轉步峻截陟  
降數匝始至石崖錯列如堵側足踐級抵平崖坐方石  
上隅崖小山屹峙夾如峽門潮正長湧入峽內峽外潮

過接南岡闌峽內潮不得出束之緊激射而滿湍倒迸  
縈洄旋渦層疊圓如車輪渙如綺縠滾如沸湯浪花簇  
起白煙瀰茫噴雪跳珠觸石怒聲如雷震山如螺浴地  
如桴浮恍忽如鴻濛肇開呼酒大酌稱快亶勝槩奇觀  
云有容拂石擇而指之曰此宜直書韭黃門三大字此  
宜橫書觀瀾二大字速命云削砥石如榜勒之不朽盛  
事也即賦七言一律各隨賦紹坡曰請記以識之使後  
人知今日之興併勒之石王生曰然追惟髫齡一至周

一甲子始遂初心非數乎何幸也噫海山奠軸日月奔  
駒性靈同天歷劫豈壞益悟瀾必有源尾閭須彌一脈  
旋轉控清澄濁各當勉旃夙抱何從根器非妄日斜騎  
返攬轡取澄清之懷韭黃訛九王或曰山突曲汪洋凡  
九汪轉諧王或曰韭旅生黃芽以故得名皆莫稽也嘉  
靖丁亥秋大魚乘潮入峽脊如山兩崖脊離尺許亦一  
奇勝云併記之系以前律詩曰門開突峽豁青天花簇  
旋渦生白煙大地欲浮潮正長高峰將沒日斜懸影移

戰艦雲中盪聲振奔鯨谷口傳三傑興豪題柱石一盃  
風便引飛仙

華山遊記

陳以忠

戊寅春余被譴當之寶雞道出華陰陳君潤夫有湘中  
之舊時為令李諫議若虛移書先之謂余將登華山也  
入潼關或云陳君且他去余曰三峰在即吾主人矣既  
抵華陰乃陳君歸凡山行之供無弗豫者二月之十八  
日也會觀察賈公攜其子及王公子登山賈舊在長沙

余為之屬今又屬也遂從之出南城三峰在望插天寒  
碧映入心髓七里至雲峯有雲臺觀周武帝時築以居  
焦道廣者又南行二里至山麓有玉泉院則宋端拱中  
築以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後有冢或曰希夷仙去骨蛻  
峽中已乃道流持其顱向人乞施嘉靖間姚侍御者收  
瘞之念希夷生也遺世死也遺蛻後人浪為生情耳冢  
後巨白石工穴之像希夷卧其中如生蓋所謂寢無夢  
覺無憂者慨焉慕之陳君有酒筵余從賈公飲數行乃



入山兩山對開嵐光交墮吏卒導從上下宛轉纒纒無絕亦自有態行五里至五里關往時避兵者就險累石為關陳君欲稍增治之額之曰通天第一門云行四里為希夷峽山勢壁立澗水經其中滙作小池從石室旁下如琴如筑鳴聲快耳希夷蛻骨於此或云即張超卧仙坪也半壁有穴飛石掩之又里許至杪羅坪賈公不能上余請曰與山靈為三峰之約當更上之陳君笑余曰乃復見拄笏王生賈公與二公子俱下陳君亦從之

下余獨留日已西西山高恍有暝色度不能至青柯遂  
止杪羅陳君已命道士郭全銘左右余導余登山杪羅  
菴郭所構也步菴外東面石壁可數十丈鳴瀑掛壁而  
下有坎兩兩直上可容足趾郭曰此通上方峯指石罅  
為西玄門唐金仙公主脩真於此駕鶴飛去白雲宮細  
辛坪在焉余欣然欲上郭曰每歲三月香火輻輳華州  
道士來始向峯頭斬荆棘開徑懸鐵鑱而上之不似三  
峰時通人跡也余徘徊太息北望山頭有石如柱為繫

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罅盛開不知絕壁何緣著種  
或云風吹花片粘之輒生山山有之命僕夫攀崖就低  
垂者折得一枝花疎淡不似人間濃艷也望頃花間似  
有物去來余謂猿猱乃云山羊善走險棲嶽寄中人利  
其毳能向取之南有四峰青柯所從之路也四山高起  
余臨澗坐石竒秀滿前應接不暇恨友人陳七已死不  
得丹青手圖之有頃酒至余問酒何來郭曰君侯遣壺  
榼到處從公也飲石上山已暝聞寥中泉聲更自清迥

還就菴中晚食食已獨步空庭仰天視星斗忽驚黑雲  
四面壓瓦謂風雨且大至乃林樾無聲漸聞啼猿稍稍  
辯峰巒草樹忽自笑忘其身在山園也呼炬火夜遊問  
道士將無虎狼邪郭曰山面陡絕虎狼不得上山愈  
深愈益奇愈益險請以茲夕休其足力余笑而就寢清  
逼魂夢曉聞孤鶴長鳴過山頭輒起擲髮宿雲經簷間  
與炊煙冉冉出谷峰頭積翠浮浮欲流色潤髯鬢呼酒  
四五行乘肩輿亟上或舍輿而騎或舍騎而步視所經

險夷以為勞逸每望前峰已如路絕既又踰焉至十八盤者山最陡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盤盡峰回忽見垣瓦屋鱗鱗綴前巘則青柯坪至矣至則祠廟神像俱經地震頽圯間已葺治數楹獨地勢愈高天然之景爭獻秀爽視杪羅又進之余竚立四望遙見泉掛山腰如練郭曰此水簾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蓮花峰來又還視山徑中容四五輩方偃僂欲上有角巾翩然者將遣人物色之郭曰此某君故為藍田簿與君侯為僚別有僧導

之來余方苦無伴使人先之則又使郭往趣之簿至同  
入山館供事者甚謹余強之杯酒局局邊幅不暢與約  
登山敬諾郭曰士大夫能至青柯者十之二三自青柯  
而上僅僅可數君侯知公必登三峰戒吾徒之善緣岨  
者及諸濟險者皆具第恐公不任此險也余戲曰懸岨  
撒手一著重蘓豈丈夫而畏險邪易草屨起步石橋從  
左徑上可里許有回心石焉郭曰從此上千尺撞遊人  
見險心悸率退轉是名回心余笑曰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至千尺撞下蓋絕壁壁裂之兩傍稍施斧鑿斷樹枝  
橫之以承足枝相離尺許凡千尺云郭使其徒以呂公  
絛束余腰而扱衣衽於絛則又以長繩繫之絛二人自  
上引之而一人下佐余足右偏復長繩下垂余手長繩  
躡橫枝以上賴有後先之者竟忘其勞既上乃下望魂  
搖搖也問簿所至已自回心石去矣西折上百尺峽峽  
似撞而裂在峽之內出峽登望仙臺方丈平石可佇立  
遠眺忽南峰片雲欲墮不墮作嬾態風吹斷之如人乘

鶴來者童子得句云雲到嶺頭嬾人來鶴背輕余領之  
度二仙橋石梁跨壑草樹清幽余不能捨去從者促余  
行遇車箱岨岨如車箱人緣輪以行乃至老君離垢絕  
壁有坎如西玄余上之如撞如峽而險更甚謂老君登  
華從此離却氛垢云過擦耳岨岨立躡處僅容足又  
下臨深壑余面壁兢兢移步即隆準公不得過此不獨  
大耳兒也忽成獨笑復至一岨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  
穴以上有鐵猿顰踞岨畔曰猢猻愁因誦猿猻欲度愁



扳援之句過此忽開朗則白雲峰也有菴郭道人在焉  
出茶供相與坐長松下叩其所有曰吾所為入山者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聊去俗耳余為點頭坐有頃起去之  
郭送至際曰此閻王邊也謂隣於鬼矣余攝衣以登了  
無所怖乃至日月崕謂兩崕高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  
之當是奇觀余攀躋倦又渴甚息足松下顧安所取水  
童子從崕陰捧雪至余食之清涼刺骨歷金天洞洞最  
宏敞往年地震時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郭道士因

言山之四周下陷盈天山足土痕至今存也又經三元  
洞洞比金天差小蒼龍嶺在其前嶺中起旁殺蜿蜒入  
雲人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圜千仞石平處暫得  
休伏視下方松頂若蓬藿在蒼煙中濤聲萬壑疑泛巨  
海罡風時時捲人衣覆面嶺百尺危可褫魄兩旁穴石  
施鐵柱有仆有立郭云舊嘗有欄漢武帝登山御道也  
度嶺望見雙樹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自青柯以上  
無他樹樹多青松白楊山高風銳振撼無定枝幹盤屈

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有石曰上馬石者余曰即渥洼龍  
種何緣上此從者曰有風道人不知姓名游行山頭一  
日天馬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空而去石旁有老松  
倒挂若虬龍下雲端忽昂首攫拏奇奇恠恠丹青所不  
能貌余愛之坐石凝盼忽西峰雲來迷漫澗壑恐驟雨  
至亟趨雲山岬岬有宗土地祠謂華為羣山之宗也已  
頽圯有四仙菴為譚紫霄為丹陽劉海蟾丘長春脩煉  
之所就其中坐石小憩雲入菴沾人衣皆濕雲過乃復

步凡歷數險則玉女峰矣大如石龜背甃瓦皆鐵郭云  
陶瓦則山風能颺之去也前一圓坎水紺碧為玉女洗  
頭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頃猶有聲或  
云下通黃河唐玄宗禱雨進簡於此刻龜腹為石室舊  
有楊妓師事韓姑姑於此韓肉身猶在槁而不腐楊壽  
百餘歲不知所去又南為三清洞王道人結菴其左余  
過之王出松子為供味鮮美甘香溢口余問山頭五粒  
松凝脂千歲可延年即此是耶右偏新架板屋余憩其

中屋角松房成積其長丈皆風落而收之者童子擊之  
子滿其下囊得升許余問道士將安宿耶曰五峰道人  
今在東峰不遠矣遂相與陟岡上東峰岡石斜削可數  
十丈稍鑿足跡無草樹枝蔓可攀躡從者手接而上之  
遂達於巔有三茅洞前為小殿殿左有巖五峰道人居  
之依巖置扉當其缺處稍亦架椽為屋可坐客可爨余  
至道人出迓曰清晨默念當有佳客命弟子灑掃石床  
公自何來余曰來此訪道相與坐茶頃起臨崖遠眺當

東峰盡處東南北三面無他峰礙蔽道人指點中條首  
陽諸山疑隔數里黃河如綫則近紫山足矣目際村落  
比比乃云此同此蒲此商此陝某某等州千里之內可  
俯而視人生不高我足底曠我眼界大我胸次如甕中  
蚊蚋視中蟻蝨真憶仲尼登太山而小天下也與道人  
相對慨歎忽雲生首陽英英欲起道人因言山頭雲態  
甚悉高低遠近濃纖遲速去來有無至不可狀又言雲  
彌布峰巒即數日下方不雨一流動則下方雨矣有時

晴雲冉冉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步前岡老君  
碁所碁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為之重不可舉豈臨  
局下著慎重當如此耶已風色寒天漸暝還入巖下道  
人請就其寢室室入巖之幽蓋一大炕可容三四人余  
與道人洎道士相與箕踞而語忽聞鼓聲頃之如雷余  
呀焉道人曰風入巖坎耳余曰劒首之呖而管之嗚也  
華山之巖宜其雷矣問之神異曰夜靜時扉外有足聲  
令弟子無窺扉一任之恐變幻能動人青柯坪道士某

為師守舍見緋衣方山冠者甚偉長可十餘丈坐山腰  
垂其足呼曰爾師山口失足往攜之言已失所在某如  
其言攜師以歸蓋山神也又聞白雲峰郭道人云遇異  
人於上方遍體長毛採細草以啖就之則去之追之已  
失之矣又問他竒曰青柯坪以上無鳥山頭有一青雀  
時來乞食一老猿每危坐前岡視衆猿採核輒復棄去  
語久忘倦擁衾啜茶乃就枕枕上閉目追念所過諸險  
數數魂墜覺得此身已與人間隔絕心泠泠無塵神翩



翩欲舉如寐如寤作遊仙夢山頭坐石看閒雲卷舒有  
異香縹緲羣仙來集各道姓字宛若平生希夷手紫栢  
一栢垂垂葉露啖余余因得邀秦玉姜彈琴杜長春吹  
笛王伯遼刁自然輩鼓五舌簧聽之樂甚壺公授余竹  
杖欲乘余俱去念諸同心有初約徘徊未可顧謂焦仙  
曰倩汝三青鳥一向金門報王元馭一向江南報范伯  
楨胡原荆王承父一向點蒼山畔報顧益卿因令各乘  
之來也羣仙聞余言皆笑忽然想滅夢斷已涉幻妄爾

時道人正趺坐聽余鼻鼾振余曰睡無昏昏然當起坐  
令清氣余曰正自不為道之濁道人曰宰官身故自有  
仙緣因口授坐卧吐納之法復為講叅同數言旨趣可  
繹偶及化書曰見聞入道者也證以忘形養氣忘氣養  
精忘精養神之說曰忘即助長矣余悚然俄而東壁有  
隙光余曰曙色耶曰未曙月出之光也啓窻片月方起  
光上射巖端白雲纖潔如素錦月漸高浮雲蔽之擬觀  
日出狀及旦雲竟不開也余急於覽勝又趨起櫛髮道

人炊胡麻飯余青雀飛止道人肩道人曰雀來矣就掌  
中食已復飛去余歎道人忘機飯已相與出扉重臨岨  
端下望雲如飄棉飛絮平鋪萬里僅小尖上出余謂道  
人曰王司勳汝明登太山見此景語在吾耳也因下岡  
忽風來余與道士及從者數人手接而下一人仆則兩  
人蹲而挽之或不能當風則三四人連仆道人獨行亦  
仆宛轉石上復起其身輕翔且習之矣循岡北行觀仙  
掌巖巖壁黑色石膏自壘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相間

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岐如指相傳謂巨靈劈山掌跡猶存也還至王道人所乃余憩板屋已為風吹去蓋聞雷時也王導余左折觀新洞洞頗高廣同州馬君怡額之曰迎陽蓋華當少陰迎陽以配合之令有生氣云又上之為雷神洞復右折為朝元洞洞之下為賀老避靜處穴石垂雙鑠而下之鑠盡乃板道以銅杙插之峻壁而板載之銅杙之上復綴壁以鑠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絕壁松林隨山麓起伏翠濤彌望賀所棲室憑於突厓場

竈猶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遙覆其室朱書全真巖三  
大字蓋憑空仰作之者亦神奇矣還出石穴復經閭王  
邊西折以上為避詔巖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  
來蓋此巖上覆如屋多怪狀余往游分寧清水巖其勝  
畧等西上為嶽殿下有希夷睡處相傳希夷睡經旬鍾  
離雲房過焉候其息以紙墨作黑白圈圖之授純陽子  
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為老君煉丹所石爐經丈餘高  
可六尺余聞老子青牛出關遂入蜀關尹喜索之青羊

之肆安從燒煉於此道德玄玄又安事爐中龍虎耶或  
好奇者托之以增靈勝耳北行為西峰石罅二尺直下  
相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靈足也又北上為  
西嶽大殿殿之北為舍身崖古之有道者皆於此仙去  
崖之東稍折而下為鎮嶽宮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圓徑  
半之記云生千葉白蓮服之羽化或謂開花十丈藕如  
船也又北上為蓮花峰視諸峰不知更高幾許身疑在  
太清中吞吐靈氣五內百骸灑灑如濯不一到此虛生

此生昔李白僅登落鴈峰便為呼吸之氣上通帝座不知上此更作何語峰之下有石窟如曰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經其中由崖端挂下山腹水簾洞洩之道人為余指點雲臺白雲白羊松檜朝來玉柱玉秀毛女諸峰張超石羊黃神藏馬諸谷歷歷詳說余恨無羽翰橫飛又恨不遂鑿巖結廬避世以老天漸悔道人曰雨至宜且歸始予登山從數人持三日糧不謂陳君所遣供事者倍之計再宿當無贏又聞山頭

雨人不得上下經月雨即經月不得上下乃與道人別  
取道下山下山較易蒼龍嶺遇雨淅淅灑面避之三元  
洞雨止復行下離垢如初上時則先一人納余足坎中  
而上繼余者徐縱其手乃以身下下峽下撞如之余既  
下笑謂童子曰腓股酸楚如斲幸猶我有也抵青柯坪  
陳君別遣人供張候余余飯乃就輿令僕夫倒輿而肩  
之峰巒層疊隱見如拱如揖追隨送余余亦如去知已  
別情親愛戀難割又如劉郎之失天台漁郎之失桃源



悔其還也嗟乎未斷塵緣重來人世清都此去托足何  
期千載一時感慨無際矣既抵客舍恍惚碧雲青靄猶  
在衣履奇峰怪壁纍纍囊袖泠然充然不自知所得云  
何也余為時棄擬從蓮花峰頭把酒問天乃到時忘之  
矣山骨立五千仞洞皆琢成不似吳粵間土石嶮岬錯  
互水蕩滌出之者山坳山罅有土乃有樹樹底多墮葉  
摧枝歲月朽腐無寸草石上生萬年松草類亦蘚類也  
皆枯莖一雨還青記稱華山神林斧犯之輒逢虎狼豈

然哉山自青柯以上樵者所不能到故棟樑之材干霄  
合抱皆得自全不獨樗櫟臃腫匠所棄也余婚嫁未畢  
五嶽在念不圖竄逐首踐西華嘗怪韓昌黎以彼雄豪  
登華山頂驚悸不能下至痛哭狂叫欲死乃余是游而  
幾死者亦數矣峽千尺撞百尺一躡朽枝將墮援余者  
安能為力死矣即余不先墮援余者失足墮余與俱墮  
死矣離垢時足一躡空或繩斷手痺死矣山頭或下片  
石死矣蒼龍嶺風決起安所留足死矣車箱諸險莫可

先後莫可左右一失足死矣扳道銅杙多鏽損板或墮  
死矣東巘架空支狀當聞雷時風或頽架死矣余犯數死  
以成茲遊竟能容與三峰歷太虛搜仙窟豁耳目開心  
魂筋骨逾強意興飛動將無山靈護持之耶而陳君仙  
令能愛客於煙雲間幸哉余之遭矣陳君謂余當紀遊  
將伐巨石刻之山頭以傳奇詭余方自適何暇適人姑  
存其概時自披覽當坐遊云

黃羅山記

黃九文

黃羅去敝廬只二里餘余每從郎川還山中輒一登其  
彷彿可紀者五初與諸從兄弟遊陟山半忽霾晦登頂  
見下方白露瀰茫諸山頭出霧中如青蘋白波共浮蕩  
黃白二嶽時露一峰兩峰隨霏靄之淡濃為現滅熹微  
倏忽類海市然次為四月晦與程平仲偕天燥不可耐  
四望昏靄如前遊坐蔭山半橫厓中見近畝麥熟萬頃  
黃金地綠畔界之井井也一偕同業汪爾占諸君是日  
稍霽遙山可數輕嵐媚之近則千丘晶熒弄日日下春

霞綵四起為絳為紺為蒼碧與巒巖紫翠相映發俄而  
巨光一線橫竟西北天非黃非縹作青金光雲門蓮花  
諸峰璣瓏岬嶸悉視光中疑是軒轅浮丘鼎中丹氣真  
使人作凌雲想一偕程用修汪子田鄭本寧以觀梨花  
至乘興登澹陰四垂疎雨時灑俄而煙歛俯視原樹隴  
麥嫩色如染清江帶之或一片綠玉布颿飛其中如水  
田白鷺也不食頃霧復集諸君謂山靈為我輩出阿閼  
觀耳一偕族侄明遠用夏則秋閏九日風甚勁碧空澄

朗可辨纖毫歷指諸峻增者為某峰某峰諸培塿為某  
丘聚落為某鄉浮圖五出為某某刹松廳萬壑轟響如  
海潮西日射大川中晃爛沸蹙遙眩人皆帆檣點點落  
冶金中不復向者觀矣夫山川不改余五登而見各殊  
煙雲雨日屢遷而流峙若與之俱幻乃信世界多幻境  
攬勝者何可謂一探輒盡也

遊馬鞍山記

俞允文

崑右婁縣縣之山馬鞍良次形勝婉麗不類土俗敦驕

奢華歲向春鄉里通衢之人闔戶以往才豪強梁襲以  
相勝窮獨貧賤賴以為日當其時人有羸者矮者癡者  
瘖者跛者羶者口嚙者疥痔者聾者耳偏枯者眇者瞎  
者矇瞶者牙黃者峻頰者髯如拖朱者肥豕腹者韋條  
長者鼻斲削不辨臭穢者口耳缺者廣顙突脊頂禿髮  
鬢者首縮而足掘唇掀而齒豁者面五色具千怪萬象  
或數疾而同一人或一人而同一疾如是之人老幼男  
女蝟集蟻擁或羣而嬉或列而行或拔距走鞞或張卷

恭講或喜相奔逐或怒相搏擊或提掣挈孟絡盛壺食  
或邂逅交遊扳連而往或握手道舊或倚樹歌咏或乘  
興而至興盡而歸或興盡而歸援之而止或以事牽道  
經而遊或以遊至事牽而返或戲謔人貌或滑稽射遠  
或恃勇乘危或反接待行或喘或溺或嘯或笑或坐或  
卧或俯而僂或揖而讓如是之人不可殫狀山行郊遊  
巷集道溢當其時人有鮮好衣服張蓋擁衛瞋目咳唾  
擬於王公狡童雋妓曜色增態挽袂憑肩迎風掩笑千



聲百氣弄影驕艷袍鼓撻金鳴絲擊筑羣呼聚飲列炬  
而還如是者才豪強梁也翠盞金璫朱衣華裳拂擊目  
睛五色並輝足若蓮瓣輕盈點石刺蔓鈎蘿丹碧支裏  
數步之內香澤襲人左右侍女前呼後應人莫敢仰坐  
口評論如是者皆才豪強梁家也夾道歡呼笑罵騰踊  
卒然之間目不及張遺簪墮珥破襟絕襦婦女鬟髮彷彿  
惶孤立日落神沮垂首斂色如是者男女交錯也其侶  
聞之莫不蒙羞疾行自謂至此死有餘恨乃今屏跡然

猶有不畏者牽引乘攜左顧右盼妄稱故道迷復環視  
肢體皴腠腰若束芻髻秃缺鮮塗澤衣服故舊不相掩  
覆解衣市物且啗且行如是者鄉里貧賤也牲酒羅列  
揖跪拜立但恨無地先後卜祝吉者忻然凶者復續灌  
酒謝神丐者環立禱頌紛紜盆盂高下一人廻旋莫可  
指畫如是者歲時廟祭也牛牽馬驅髻亂行隊恃力扛  
石從事野燒競走益薪超裂越焰爭以為能如是者牧  
豎也數十百人攢一短褐閉目捋鬚搖首譔舌語言若

注不吃一字解衣散錢者為王公嫚佛諸天者為馬牛  
愚頑無知憑依若神如是者為浮屠也曲席結舍圖形  
繪象表人穢夫極口稱道其狀與浮屠等者皆星士望  
氣人也無賴男子駢肩累足眾口交喝一時之內山崩  
谷沸反走却避豁然成路如是者擊毬也白眼嫚罵足  
蹙不前偃卧隨道者遊人醉也黃衣搨緇尼僧道士也  
幅中厥襖武藝術人也屠酤酒肆星紛豆貯乘軒弛擔  
植然梗道百色之人莫不投業以為盛事人聲鳥禽相

和煙日風火焮發續續紛紛文文章章具一時觀豈不  
偉哉俞子往觀而歎曰韓子云脉病而肥者死今之天  
下疲聾殘疾犄犄孤苦破衣敝屨益無斗粟日暮無食  
談笑自若數千百人罕有出此皆沿習成俗猶敦駑奢  
華是亦脉病而肥者也何豪貴豐顯作一大官以囊橐  
計而視以為樂悲夫

三山遊記

屠隆

秣陵長干寺沙門欽義渡江來朝普陀訪余紫煙閣曰

貧道髻年祝髮西遊我眉朝普賢北遊五臺朝文殊迄  
今東航海抵普陀朝觀音大士所至皆遇物顯化光景  
殊勝且窮列名山大川神臯靈壤險壯峭絕雜還參差  
忻然有會於中嘗欲為文記之恐筆不逮心請得口之  
吾子筆焉余曰唯義公年十七隨師入楚由巴東浮巴  
江巴江險急清泚可鑑其上羣峰岒嶺往往刺天兩岸  
狹束僅容一刀水中亂石谿砦怒張利如鋒刃舟上行  
者百丈牽挽難於升天下者建瓴躍矢瞬息千里彌迅

彌險所歷瞿塘灑瀕白帝黃陵三峽之間峰巒秀媚草  
樹蒙茸鳥啼猿嘯使人且喜且愕神骨蕭爽從東行萬  
里抵峨眉未至峩眉三十里望兩峰濃黛欲滴似明似  
滅乍遠乍近來逐人俄而峰頂佛光忽起光五彩作橫  
空巨梁狀衆驚顧以為虹霓獨義公心知其佛光少頃  
梁上復起一圓光如滿月光中現出一白象其上乘一  
菩薩衣裳纓絡宛然若月中現出河山地影而明了過  
之良久圓光冉冉墮東峰梁光隨滅詰朝登山參普賢

道場山周迴千里形半彎如蛾眉故以名兩名刹一曰白水一曰黑水俱在山半其餘叢林以千計僧徒以萬計又明日登天門絕頂天門者兩石若擘開高而挿天人從石中度罡風峭勁殿宇不可以覆瓦瓦皆以銅鐵錫為之其上多奇花怪木靈禽異獸鳥有如鴉者如雀者俱能言誦佛號朗朗聲徧山谷小獸有如松鼠者能隨大衆禮佛後雙足人立擎前雙足作合掌狀人拜亦拜了不怖人以米飼鳥雀結緣羣飛下繞人前後如素

狎習然稍起一機心瞥然翔舉矣一花五色若薜英不知何名有放光石日照之則有光作五色閃爍射人山高寒六月飛雪陰厓積萬歲冰中產雪蛆玉色可愛人登山夏月披裘冬月僧衆移居山下留一二苦行者掩戶地炕而居所過多高衲異人後二十九北遊長安從涿鹿入代州上五臺五臺者五峰平列如臺故名一名清涼山按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山名曰清涼其中常有一萬肉身菩薩於內脩行即此山上有清涼石廣僅



丈許可立千人上濶下狹狀若仰盂盤旋搖動久而不墜義公登東臺禮菩薩罷出據峰頂矚眺山距遼海千里微茫宵靄遠見聲色時日向西見峰影雜人影隨落照而去直墮海面義公目眩魂駭咄咄奇事時關中人王大理道純卹刑太原在山下召僧徒齋課為二親祈年作福某嘗聞此山靈異某至而不得覩見豈其意固未誠耶頃之見燭忽吐花迸開如五色寶蓮葢瓣瓊瓏少頃變作狻猊狀其上坐一菩薩光彩如畫王君愕眙

大喜遍召徒衆入觀無不歡呼頂禮久之漸隱燭亦漸滅比王君入室更衣燭明如故時義公親見其事王君亦自譏神燭記萬曆丙戌春義公東渡羅刹走會稽由甬江出鼇柱峰下泛海朝普陀觀音大士一葦在大海水浮天無岸海上諸山遠近歷歷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天黑風起波濤洶湧義公寂照觀空兀然不動但高吟謝康樂詩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普陀一名落伽山孤懸海中四方僧衆士女來朝者殆無虛日夫文殊普

賢觀音並古佛應身出世各就南瞻名山以為道場而  
義公先後卓錫覽勝尋真參佛証道斯以勤矣古今文  
人藻士好遊天下名山川崇躋幽探務窮勝絕以此散  
其胸懷解其煩懣是未免於往也取境解心境在則解  
境去旋縛此其於道無毛髮益故林栖穴居之士標格  
倏然風流掩映而並不聞証道度世此其驗也義公三  
山遊非徒擘結雲霞討求松桂其與尚平許邁之遊猶  
有間焉余故為筆而記之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蓋今人多偽為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迺予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遊遊必徧今年二月之十七日子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則酒鎗與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谿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既又移至吳氏庄庄宅與池相

遶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一緋色據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於內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之顧日尚未晡廼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牆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爾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含酒滿舌嚙之曰為汝浣衣席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遠也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

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  
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績人能  
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即之若有煖暈  
焉蓋頌桃德者天天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於春殆  
巽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於香味  
色中具有別韻即刻畫綵績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  
舍是而貴夫盆鴛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  
所久矣餽飭貴而梁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

考課賤桃之賤於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泚筆志其語

香山雪遊記

王衡

余以前歲遊真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周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遊焉甫出門目神外淫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襪被來而止飯真覺寺據浮圖騁望間露石骨者隨捧雪綴之飯已循堤行則黃日已逗雲影中遠近諸山黛白錯而東一山受晡日色獨爛

如丹霞驚睨者良久比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  
奕奕導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頭起則  
千峰一雪凍雲頽倚山頭如醉玉人乃將諸子涉環翠  
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憩  
於碧雲之余公墓平臺坐林巒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  
道歸則昨日之絲者繭環者化為玦矣因相與錯叙其  
勝今雪毯毯款舞且倦且驕舊雪晶明浩漾積矣而若  
不有試從卑望高如鉢和國人仰面不見山若登高臨



遠則又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沙礫皆淨土也其封谷  
完其揣樹密其印沙如鳥篆其附城郭若魚麗其幕紅  
寺襯落葉俄淺絳俄又淡黃種種作態可喜至於寒雁  
空橫素鳧旅坐暗泉界響老松低枝枯蘆有聲村火斜  
出於是間更有深致吾曹戴高簷帽披貂帽愉奔車鞭  
蹇爭相指盼以為山林入吾畫圖而亦知吾曹乃山林  
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佳固安得不消之雪而弄  
之余曰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筆技劍者等於朝雪而

况雪乎子欲得雪而不消者則為玉為鹽為絮為練種  
有幾似矣而實非此歐公所簡棄也且子寧粉增乎寧  
雪減乎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顧吾輩雅善消  
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觀傲之  
余曰毋人各有適子以徽之舟東郭履鄭榮驢為至矣  
乎則風不出而不出之叟亦能笑人顧謂伯固子弟圖  
之余姑為之記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一

五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周桐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記三十二

遊覽

遊驪山記 袁宏道

驪之山鬱然而清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木森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巍然而墳者

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開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影不至今吁嗟乎茲山集三世兮歌竟浴於長湯遂登老氏宮極於臺東過石窰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我冠修髯揖予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

數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  
所遭者為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豔稱久矣吾豈復戎  
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歎曰異哉天  
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為  
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為水石所  
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華山記

袁宏道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竒乃著表

裏純骨者唯華為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  
而瘳病在態也華為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煙雪雜  
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  
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雷如井者曰幢曰峽如雷者曰  
溝皆斧為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  
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鼯  
壁不盡罅時為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為亘以嘗者  
橫亘者綴腹倚絕崖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



垣撮心於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搦其脊匍匐  
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  
黑吾形蝨蝨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  
第恐身之不為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  
其在罅目著暗壁升則寄視於指也降則寄視於踵也  
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目乃為祟眩於削為粟眩於深  
為悼眩於仄為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  
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著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

望攀者如猿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鷄山之戲厥  
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  
旋上石滑而不級為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為  
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為西峯南峯踞  
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  
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臼如盆如破瓮鮮壁澄澈  
古松覆之西峯石多豐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室  
垂雙鏢鏢盡為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為衛叔卿博

臺鑠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嶮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超  
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上行  
大石累累卧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奇  
於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  
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  
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布幕之千尺幢

而上大奇則大險小奇則小險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  
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龍之骨四帀峰巒映  
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  
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巖前方石峭壁直上止  
險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險更甚而不名  
者厓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險乃盡山  
自仙人拇始為嶽嶽以內若自為天地者諸星曜平視  
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污處齊雲臺峰頂雲臺

直北當入嶂時猶千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轟轟也  
南上即落雁峯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  
鏘林林一峯直背如輪若與峯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  
合下見樹影東峯即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臂  
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峯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  
名亦稱西峯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厓巔  
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即所謂蓮  
花峰矣玉井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

恨不於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時從隙中來云無  
鳥者悞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至  
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社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  
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家君  
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  
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

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余既登天  
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峯最勝此生  
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蓼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  
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  
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險處而登者絕少惟汪右  
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安修齡曾一至巔然面矜而  
口喏似未嘗以造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  
約索犯死一往既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幢見細枝

柴其上頂如覆鑑天際一望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鬣蹙蹙者心益怯後有善騎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繡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險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險之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厓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峰足地稍平行余意勸百



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者以氣  
喜一而怖十絕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竒也吾忘吾  
足矣去危即夷以力相角此輿隸之長何有於我哉下  
春乃躋南峰之巔與非二席峰頭待月是日也天無纖  
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客夜深就枕  
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樗道人復與至  
巔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  
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

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壬辰飯雲臺觀夜宿青柯坪癸巳宿太華之巔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乙未次於邑郵袁宏道記

峩眉後記

尹伸

山海經志海內諸山奇禽詭獸怪草靈藥已非人間所

有至西王母豹尾虎齒之異鍾山龍身人面之妖皆世俗之所驚笑莊生之鯤鵬也列子之岱輿員嶠龍伯終北國也世儒皆以寓言目之由今而觀古人不盡誕也峩之巔去地百餘里耳物候形色遂與人世絕異其草箭簞其松浮屠其雲兜羅綿其水糜粒而中堅其上恒不雷雷之威寄於風而松受之仰葉疊成故名塔松他木多塊此目前之所見者也三冬廡下時有宿虎若依人就溫而晝則避人有獸焉虎質而差短小其鳴陀佛

人因以比丘字之當是貔貅之誤此得之傳聞者也志  
戴龕洞凡百五十餘人多不能到偶當積雨之後東嶺  
新旭韶采媚人宣告予曰此放光之日也遂戒僕治裝  
市村醕以往是役也車徒倍減於前而躋勝之具稍稍  
服習短衣芒履猛氣十倍誅崖討谷力補前遊之缺窮  
日之力達化城寺至八十四盤而暝時五月十有九日  
戴幕橫驚不怖險而怖迷道旁古木竒石秀薄芳林往  
往戈之戟之虎之魅之望炬影於翠微明滅之上臆是

圓覺庵無何而兩僧篝燈至矣踉蹌次精舍漏可二鼓  
急需杯中物澆此寒澀開瓶試之已化為醞屬饜酪奴  
而已詰旦詣光相臺白雲歎然而出纖濃靡密漸騰漸厚  
久之天失其空地失其塊陵失其牡谷失其牝上下一  
素遊人似處卵白中無復縫隙雲之觀極於此矣然吾  
以身之在上不若其在下也上之得下不若下之得上  
也降而觀焉始知臺上欄筍人物俱浮於靄翬游移之  
中東溟辰帝不幻於此時道人僧侶楚聲如雷無不仰

企佛光而不知光反在下然其始猶烏景也景大於盤  
搖曳不自安若有物撼之少選没入化為巨輪其暈乃  
復青白週外黃赤碧週內內之中央一規洞明觀者取  
鑑焉雖千百人林立了無他形此所謂攝身光也至夜  
登七寶臺下瞰如望光而爛紅數點忽離迷於萬仞巖  
谷之下冉冉欲上苦為勁風所抑又復散去遂至千百  
萬億文以美名曰聖燈然亦深山所未曾有矣此中看  
光利於得雲而遠眺則忌之其明日又偶然無雲倚樓

一盼番蜀數千里遂在目前景物濃纖無不畢照其最  
奇者則西域雲山也此山本萬古冰雪結成諸峰厯厯  
直挿天表初日暎之空瓏艷耀光彩晶瑩安得虎頭銀  
管為縱寫空明世界乎下臺里許一泉正出僧云龍穴  
其中吾可以鉢錄之既至則蜥蜴也余曰此下方蛇醫  
安得謂龍僧指手爪示余果微異旋入僧舍得一碣昔  
曾誤汲入釜者頃刻雷電大作天地晝晦諸僧不知所  
為一老僧厲聲曰得無煮龍子乎急發釜出之立霽此

亦一異也是日下頂東南行為九老洞之徑嶺有九徑  
其三每下一嶺卽度下一溪其下如墜不測之淵上亦  
稱是然險不在此也一線之道齒以錯薪隨踐隨動蛇  
虺縱橫青衣操杖驅之乃行者又不苦蛇而苦蛭蛭入  
人足僅從毛竇出之遂如手指鮮血淋漓亦山行之苦  
趣矣自辰至未乃達慈延寺寺剏於烟公而成於周藩  
公初采山至峩聞此幽絕欲往廬之是時洞之左右前  
後皆龍虎巨蛇之所宮人多泥其行者洞不可竟爰洞



左以居終日危坐間探野蔬自給久之猛獸毒蛇皆徙去於是始有以米蔬餉之者已而發周王之夢數千里走中使持畫圖求肖得公乃大喜發千餘金寺之而洞之鴻濛開矣公綠瞳黃面真有道者其言亦簡重無宗門氣習洞深廣不知其盡入數步即暗列炬照之石色微白上下兩壁或有餘而垂或不足而陷或盤為虬龍或蹲為獅象或驚若翔禽或挺若竇塔或歲蕤為花葉或縹緲為雲物陰寒峭甚僅從竦魔堂而返聞炯公曾深入經兩晝夜耳邊風水聲甚急不得前

洞之背即化城寺與雷洞坪通自此溯鬼谷女媧諸洞當亦不遠但非飛鳥不得度余以是窺峩眉真形嵌空豁訝非獨塊然稱高也者昔一頭陀連泉數千觔從雷洞坪縋身而下周觀諸洞人因目為風道人此亦奇士並記之

奉命恭祭天壽山記

鄭以偉

天啟元年辛酉三月上命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以偉恭祭天壽山之神以新御極告也臣誦世宗實錄十五年四月上遊九龍池諭從臣曰天壽山乃長陵主山之名

適看之小山名天壽者誤也昔皇祖在上飲酒是日萬壽百司臣庶上壽因進名天壽朕欲作一小亭為記以正其訛傳可名此山為平臺山皇祖乃成祖也夏文愍題平臺山詩云勝蹟昔因皇祖駐佳名今為聖人傳即指此也諸陵皆名以天壽為主山而命名本於成祖之上壽殆天所畀以鍾靈毓秀為億萬年丕基所關乎但文愍詩首云東山山口衆山前百尺圓峰一水環東山今不知何山耳臣又閱張隸大金國志云金都上京本

無山陵止卜葬護國林之東至海陵徙燕始令司天臺  
卜地於燕山之四圍年餘方得良鄉西五十餘里之大  
洪山曰大洪谷曰龍衝海陵毀其寺遷其祖宗叔父改  
葬於寺基之上又將正殿原位佛像處鑿穴以安太祖  
旻太宗晟父德宗幹其餘各隨昭穆序焉夫燕山之四  
圍卽我明陵也長陵在黃土山考永樂七年成祖營山  
陵於是命禮部尚書趙玘以形家江西人廖均卿等定  
焉海陵求地於北方年餘矣而他營於良鄉殆天留此

以昇我明惟能順天意者始足以當王氣非偶然也且冀州為軒轅故都唐堯因之朱子稱為天地一大風水碣石號為天柱雖漢元光後淪入海而完氣自在茲山自石晉以來隣於邊塞宋人不能越橫山以圖燕雲至我朝遂為神靈衣冠所遊因成祖上壽而得名又得世宗正其訛傳乃始與鼎湖並隆則山之遇又可知已然臣又考陵近邊亭世宗曾納輔臣李時言置總兵於昌平其後十六年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口世宗之

慮遠矣臣奉命恭祭因恭考其詳如此

金華三洞遊記

張維樞

金華山道書稱三十六洞天之元有赤松鹿田九天玄女煉丹諸奇蹟在焉而其北總名三洞世所傳黃初平叱石成羊與劉仲卿隱身處也癸卯春仲余同澱水程大坤與吳寧郭丈振龍浦陽須丈日華湯漢汪丈東台以公事至婺山主人折柬招遊余不覺履齒為踊連輿出郭見古木森籬立道左澗流潺湲從亂石噴瀑珠跳雪飄聲與林笙相和俗腸漸為

一洗已近洞數叟來迎白髮蒼頭具有野意類武陵桃源中人俗言附洞居民多壽良信已觀上洞石如亂雲如堆卵嵯研分裂勢欲飛墮足駭人目有玉女端坐類觀音纓絡具備中洞舊傳有水簾飛涎濺沫內藏石壺深不可測今直空濛一片地而土氣深幽膚骨幾粟下洞則石壁卓立一巨石亘空約脩數十丈石下可坐數百人一水緣石門流出旱極不涸汲以煎新茗清韻不減惠泉近石門處其水深四五尺人仰卧舟中離石僅

五六寸許用竹竿箭入丈餘乃達視門外則是一洞天  
舉火燭四壁多宋元人墨跡中有搗藥臼泉滴其中終  
歲不滿有仙人田有耕犁跡有蝙蝠大如鷄白如玉石  
纍纍下垂空翠欲滴叩之其音嘈呖如鐘鼓惜缺一部  
霓裳與之按拍相傳此山有三十六里照以松炬可徑  
行第亦未有竟其底者時振龍丈怖甚入後出先許久  
神色乃定曰吾目中未見有奇險如此洞內洞者也近  
晚設供巨石下情各酣適因縱觀張大參慎吾屠赤水



長卿諸公所題咏攜襪被宿山間樓房日華丈善滑稽  
諸丈佐以雅謔兼松風石泉聲入枕畔徹宵僅成假寐  
而數叟之蚤茗至矣梳洗畢主人邀集共榻為山後之  
行見高峰層巒亂石巖積即黃初平羊石也雖多礪砢  
豈無空瓏予謂此石若遇米元章石丈之癖將不獲寢  
處山巔耶諸丈為頤解山行數百步細雨微吹乃各登  
籃輿坐盼諸山波湧峰峙覆者如螺奔者如駿怒者如  
獅吼翠者如屏障而長松數千曲直參差間插層崗之

表斯又僊洞後之奇觀也余惟茲山以勝著者若赤松若鹿田若白石若紫薇巖而皆以佐水洞之奇其以仙及儒隱著者若張玄真若仲卿孝標二劉若兩黃冠若陳簡縣掾而總以分初平叱石之韻今吾黨交臂而來旋目而返一入城市啾囂塞膺欲覓洞中一拳一勺之趣了不可得尚安望其餐石衣嵐脫傖父習氣乎日華丈曰吾黨身世皆幻也適然共處適然共遊各適吾適足矣服食求仙何如今日一盃酒因再就郡中歡會而

別

遊高粱橋紀

吳伯興

江南遍地皆水其陔靡案衍與水繁會燕中則沙礫所  
撩望水光香氣如隔天河帝宮紫城之西有蓮池焉其  
噴噓於林霏密織荷枝搖曳之間在夏秋最宜以其翦  
鬱之蔭滿接浪紋暑氣不得入也水脈則源於高粱橋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兩水夾堤精藍布岸珠塔丹砌緯  
疊溪面春羅垂楊萬餘樹珂繫枝枝縉紳布鳥蔽地遊

女猗靡而翕呻自相糅若其人影直趨波光徑入宮河  
流照呷浪之細魚從水底自呈其鱗鬣層層生動而西  
山娟然如拭開新鏡之光掠髻鬟之影朝夕娛遊人於  
几席最率真者隨地布蔭隨蔭張席一切禮法盡捐喜  
氣溢於樽壘據高臨遠恍如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小沙  
礫皆淨土矣余乃知天下之躍機莫過於水而京師囂  
塵蔽天白日欲昧值此於面睫間宜其樂也猶怪喧襟  
於青娥閭貴之場者未知其樂也雖然魚樂子樂子知

我知孰循其本亦知之於濠上而已且輞川入吾圖畫  
耶亦吾曹為輞川圖畫中人耶是日同行者則黃陽平  
徐春宇姜仲詡周玉繩各極歡而退余作極樂寺留春  
詩四首乙卯之四月朔也

內南城紀畧

吳伯輿

客有談南城之勝者維時已奔注吾胸一日偕諸子肅  
冠紳而行自東華門進至麗春門凡里餘碧欄紅榭盈  
行徑松各相映也漸入翻喜其邃而虞其嚴不敢恣足

導者指引慶殿而頂禮焉殿之中座寶璐莊嚴琉璃光  
映我佛慈悲妙相也左右兩殿供我佛變像藍面赤身  
具三眼駢拇手足肥而矧人道具焉導者指為寶也引  
之撫摩所執皆兵刃形狀蹲而伏其下者多人獸之怪  
蓋西番所供多此像凡殿廡陳設鳳香龍草之屬類不  
可識左折有通靈碑二座碑高丈餘橫如之厚數尺上  
刻郊祀廟享御製頌文透光如水有若紋浪隔面視之  
衣裳牆宇之類飄飄生動歷皇史晟門至龍德殿一派

隙地皆種蔬瓜藤棚松架注水負甕宛如村舍過此則  
飛虹橋橋石窈窕秀出刻為羅虎禽鳥之狀虬曲而削  
不受足傳為西洋僧取裁布勢裝載而來架置不爽尺  
寸獨留一罅緝以北地卷石此石時歌時泐竟不敢望  
諸石之危立則謂西洋僧故為表異以見神通是也橋  
之南北柱石而題曰戴鰲曰飛虹相距數十步有洞嵌  
石壁壁上刻秀巖二字壘而上蘿棘扶石罅以出嚙  
太古蝕壁皆翠循石磴數十級有方丘焉勢若箕踞然

而碧欄紅亭與翠嶽相映發最上為乾運殿古松大栢  
覆之沉陰亞風有聲翳翳象各徙倚於竹礮石楠松棚  
蘿幄之間覺敗址殘苔皆有喜氣記稱北海玄洲多太  
玄仙官金芝玉草得無似之耶然北海玄洲探竒者猶  
得取道此固天帝之宮也誰得而望焉乃予他日又以  
事入兔耳山登旋磨臺臺洽涸左右盤轉若輪高數百  
丈石色紫翠相雜如零星一步一變態然下視甚削鏗  
登來橫豎不立轉覺平衍其規制竒巧也蓋臺為世廟



所構以奉諸仙往來直是上據莽蒼視下猶隔一塵不  
覺身之欲仙矣折而下為山前殿宇一石當門之左磴  
礧透脫視其骨皆玉也晶晶然如鏡之欲開而冷光之  
下出於匣睨立久之從此振衣肅入至觀花臺皆宸遊  
處也臺砌牡丹凡數千本新竹以屋覆之防其凍折耳  
而風枝搖曳若沉若起何啻騎龍眷煙霄氣來湊人但  
天威若近不覺汗出浹背急望大耳山出夫吾最好遊  
所遊諸山水竒相代也而此若山水中之洞空悄然殆

非人間不可得而代者且山水可以形遊亦可以神遊此亦神之所不得設者矣轉眼思之忽忽如隔世事不敢盡記不容不記以志吾幸南城之入為五月望前二日偕遊者曰周我樵謝耳伯阮集之周玉繩其以蔬品至者懷寧侯孫心菴導而前且佐之具中侍范誠軒也靈壁侯湯念嵩則懷寧甥以懷寧來者也遊而且叙其事則香醉山人也其後所入大耳山總之生平大觀因附志於此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記三十三

遊覽

泗州基運山小記

蔣德璟

泗州與盱眙縣夾淮而居相距五里許度浮橋從州城外  
外泇淮北行十里渡小河即基運山也山一片皆漫土  
嘉靖中始改稱基運云易輿以馬入御碑亭佳氣葱鬱

古栢萬株數百步為紅門旁即祠祭署也世襲奉祀朱  
自讓來迎引入殿前行五拜三叩頭禮殿前豎石闕四  
石獸十六石馬六內臣控馬二朝臣十四殿內三黃幄  
置神座德祖玄皇帝后居中南向即高皇帝高祖也懋  
祖恒皇帝后居東西向熙祖裕皇帝后居西東向其陵  
寢神宮御器一如孝陵及天壽制殿門後即熙祖陵所  
稱萬壽山者也高皇以世湮遠不輕祖故斷以德祖為  
肇基而德懋二陵經兵燹亦失其處故止於熙陵寢殿

行望祭焉龍脈西自汴梁由宿虹至兩溝鎮起伏萬狀為九岡十八窪從西轉北亥龍入首坐癸向丁一大坂土也殿則子午陵前地平壠數百丈皆高數尺繞身九曲水入懷從御橋東出與小河會又前為汴河其左為隄河為二陳溝又前即泗州城有塔又前為大淮水水皆從西來繞陵後東北入海而淮水灣環如玉帶皆逆水也又前即盱眙縣治米芾所書第一山也山不甚高然峰巒橫亘八九與陵正對即面前案山又前二百餘

里為大江而陵後則明堂九曲水遶玄武又後為影塔湖又後為汴湖又後二百里為黃河又數百里為泰山大約五百里之內北戒帶河南戒襟江而十餘里明堂前後復有淮泗汴河諸水環遶南東北惟龍自西來稍高耳陵左肩十里為掛劍臺又左為洪澤湖又左為龜山即禹鎖支祁處又左為老子山自老子山北至清河縣即淮黃交匯處也陵右肩六十里為影塔湖為九岡十八窪又右為柳山為朱山即汴梁虹宿來龍千里結



穴真帝王萬年吉壤縣令孫徵奎云大水時殿前可一尺其山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餘惟御碑亭前築堤稍斜射而東一帶人家蔽塞案山似於明堂為碍耳午飯祠祭署朱君所因與瓏熇酌數巡而歸謹按圖說稱熙祖世為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生宋季元初至元間因亂挈家渡淮至泗州見其風土醇厚居焉泗人會社常推為祭酒居泗凡三十八年一日卧屋後楊家墩下墩有窩遇二道士過指卧處曰若葬此必出天子其徒曰

何也曰若以枯枝試之必生葉亟呼熙祖起祖故熟睡道士乃插枯枝去十日後熙祖侵晨往驗果生葉因拔去生枝別易枯枝前道士復來心異之見熙祖在旁因指之曰必此人易去遂語祖曰若有福沒葬此當出天子語訖忽不見元致和二年丁卯夏熙祖沒因葬焉甫封土即自成墳仁祖年四十六冬十二月攜南昌盱眙臨淮三王及曹國長公主遷於鍾離東鄉至盱眙之木場里淳皇后見一異人脩髯奇貌黃冠朱衣象簡授白

藥一丸神光煥發使吞之遂孕明年天曆元年九月十  
八日太祖高皇帝生聖造戊辰壬戌丁丑丁未也遡葬  
期甫歲餘耳將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起呼朱氏火及  
至無有也舍傍故有二郎廟時聞空中語亟徙去至曉  
果徙東北百餘步高皇帝甫生淳皇后抱浴池歎曰家  
貧乏襁褓具奈何忽紅羅浮水上因取而衣之今傳為  
紅羅障其生處常見五色王氣世名明光山有紅廟在  
焉廟在盱眙縣靈跡鄉距縣百二十里及高皇帝龍飛

定鼎金陵追尊四代已建仁祖淳皇帝陵於鳳陽因命  
皇太子至濠泗祭告祖妣於泗州然未識玄宮所在  
時向城西瀕河憑弔歲時遣官致祭洪武十七年甲子  
十月十二日宗人龍驤衛總旗朱貴從軍於外年老始  
歸即畫圖貼說識認宗派指出居處葬處備陳靈異始  
末貴故偕熙祖兆渡者上即命皇太子至泗修建陵寢  
號曰祖陵命禮部製造三祖考袞冕冠服瘞殿後每歲  
大小二十六祭設祭田一百四十九頃僉選人戶三百

十一四戶因授貴奉祀四品服色子孫世襲管理署事  
當貴面陵圖時恩賜田宅鈔錠金帶衣服等物寵賚有  
加令置祠署於貴先人所居之稍北其東南即熙祖舊  
屋基特賜奉祀官世為葬地及貴子紱襲前官高皇帝  
召入謹身殿賜膳一桌復賜御前子鶯肉諭以莫嫌官  
小與關二濟而楊家墩者宋保義大夫楊浚大理寺評事楊  
聃墓也命改遷於陵西之黃崗里復諭戶部免守陵戶  
役及一應雜色差糧嘗曰濠泗實朕鄉里陵寢在焉人

民理宜優卹諭署民曰隣近荒田儘力開耕永不起科  
不屬有司衙門諭署官曰你衙門裏無刑名造作也不  
刷卷嗣是文皇帝駕過泗州詣陵祭告賜金飾鞍馬鈔  
錠田地四十四所並服役百戶內侍等官又命朱貴子  
紱諭泗州降有功駕渡淮仍以令牌召紱至營賜坐溫  
語移時賜父老牛酒慰勞焉列聖承統皆遣重臣祭告  
景泰時以不雨弘治時以大風傷陵樹嘉靖時以陵前  
山石墜以基運山從祀方澤以皇嗣未生以修陵工完

皆遣重臣祭告萬曆二年七月十四夜大風雨損壞殿  
宇門牆及湖水衝激東南角岸命南工部郎郭子章修  
理并砌石堤二十年復命南禮侍魯朝節南工部郎沈  
演周詩再築護堤二道然陵窩稍低前後土頗高似不  
須堤且諸水朝宗一望瀾濶亦非堤所能障也况舍其  
右而偏左又有鋒刃尖割之形乎今秋七月二日大水  
泗城幾沒廬舍皆壞民悉走盱眙山阿至初冬水始退  
而陵殿前水幾一尺賴按臣設法防護得無患則堤不

足恃明矣朱自讓即貴十世孫舊為輿幕以鴻臚序班  
改今官其人亦醇謹崇禎辛未臘二日侍講蔣德璟記

遊宮市小記

蔣德璟

京師有三市廟市者都城隍廟左右街也以朔望及念  
五日燈市者上元燈節也以正月十日至十八日在東  
華門外宮市者皇城之內紫禁城之外以每月初四十  
四念四日諸士紳多行觀崇禎元年臘月二十四日上  
萬壽聖節朝賀畢從會極門過文華殿出東華門循玉



河而北計護皇城紅鋪內三十六外七十二云至東上  
門而北即宮市也其繁麗不如廟市然諸貨亦畢集直  
北行復轉西為北上東門過北上門即後宰門也曰玄  
武門後為萬歲山山凡五如列屏而中稍高出北上西  
門有兩坊甚壯麗一曰先天明境一曰太極仙林二亭  
金碧尤輝煌一曰炁真閣一曰朔靈軒而中即始青道  
境肅皇帝建也循始青而北曰福靜門又北為寤轉西  
為陟山門則鑿水納窖甚多小憩樹槐下觀之登二亭

望西海皆冰遂至遼后洗粧樓僅空山耳度橋即坐小  
橈行冰上以一人曳之行甚駛穿橋有二坊一曰堆雲  
一曰積翠遶山而北登岸觀龍舟甚敞壯舟濶三丈六  
尺上有樓樓有龍床龍椅及后妃六椅其下牕楯尤鮮  
麗旁小舟甚多俱藏於船屋循海北而西為雷霆洪應  
之殿又東為內教場又東為五龍亭中曰龍津東曰澄  
祥西曰湧瑞又東曰滋香又西曰浮翠惟中亭獨出數  
丈餘亭如手如驂如雁而內殿宇又聳拔其門曰福海

壽岳又西南為香津亭入仙芳門昭馨門又北為虎園過壯  
丹園可數千本過芙蓉承華門又南為飛靄亭金鼇玉竦大  
橋折而西為永亭門遂出西安裏門為十庫為西華門而歸  
同遊者兄中黃及同館王宮講昆華也

永州西山遊記

蔣鎮

余讀柳司馬遊西山記已為永州屬吏二載未得遊今年冬  
詣郡謁分藩使者間出郭西度湘與茶菴僧本公步尋柳巖  
指謂余是歸然西面者芝山也明日導余往踰二岡見峭石

嶺岼削立簇然如林小廬其罅奉天帝繚以垣屏諸石於外  
余窮搜之石皆拔地起縱橫疊架如庭如戶轟起如柱刻畫  
巧綴如芝故土人用以名山稍下峰益奇峭右折有亭如官  
舍芝之右石益森森與余所歷者東西對峙勢稍低斲巖玲  
瓏亦如之石上橫碣刻鄧觀察九日詩讀其序芝山者即司  
馬所遊西山也司馬紀及西山而不及芝山永人特以芝重  
山耳韻人固不道也迤西漸夷曠迫崖而俯矚則幽巖複洞  
綦布於足下僧引余遙睇前跋層巒而降側步巖間青障壁

立數仞表如半里石盡飽煙雲色洞口軒敞可容席許深可  
五丈其幽有光如牖迤西有石梁亘巖隙崖口橫裂丈餘如  
琢其隙通寶光即所見如牖者也其底深數尺勢逼而鋒銳  
不可受足憑崖而探之何物五丁與垂爭伎倆乃爾循崖而  
東復道所歷諸奇而徑稍折就埤仰望益蕭森骨益瘦刻追  
琢益籠葱疎林幽竹映帶扶疎崖窮而佛閣始側出其東為  
金檀寺幽絕人間恨甃埴半類於風雨是日初冬氣和輕雲  
漏夕陽湘流如染遠山如黛本公令侍者以佳茗從每逢奇

賞啜茗數杯茗盡而奇賞未已余自客永山之勝此為最生  
平雅遊亦惟此為最然後知柳公遊記特筆其冠冕未悉其  
奧竅也余乃志書續之

柳巖

蔣鏞

柳巖在愚溪橋可二里踰數阜下平疇始見峭石嶺屹  
亘如障巖口西向縱橫丈許深數丈仰視石理頗澤巖  
頂奇峰突兀萬狀頃歲有治塋地者令石工鑿之破竹  
積巖前厚尺許諸奇石畧盡大令柳先生短氣余語僧

曰即是巖無恙永人故無過而問者乃遂遭石工之厄  
永石窟也取石於永猶取米於太倉也獨爭此巖哉巖  
以一人成以一人毀成毀殆有數與兩人並是巖知己

澹巖

蔣鑽

澹巖在永城西南二十里山谷老人記謂瀟湘八景之  
一負湘而襟嶺望之如魁丘左折而上巖口如坎躡石  
級下深可五丈虛敞可三畝其平如掌可磴礮其上片  
石隆起若覆釜若集隼而膚理澤如膩仰睇受光有三

竅表裏洞然無黯黯窈深之苦巖之陰有僧廬五楹荒  
涼香火不能給一衲子應門而已其陽有官廨吾友王  
令源修所築以駐遊鞅余往來永州數數探之始至極  
賞其幽竒已而探九嶷斜巖覺澹巖望實稍損兩巖竒  
峭大都髣髴然斜巖附深壑如武陵漁人初入桃源意  
不可窮澹巖突兀道傍如鮫絲霓縞清雅絕人恨短幅  
不堪裁剪第使兩巖不相扼當無能伯仲此者然永人  
不問九嶷則茲巖亦幸遇已



逍遙巖

蔣鑽

逍遙巖在邑城西五里一峰峭矗拔地起數十仞楞其中若堂南向光明洞然可布數席右入窈窕如永巷數十步抵北向一小穴可偃行出入其地當廣陸一望灌莽而又為諸鄉孔道行旅過者暴客輒匿小穴中窺而羣起攫先是募健兒戍之戍卒依巖築草舍而墾土力耕多畜牛具休耕即驅牛入巖如圉然積穢無可刺足余初信步入巖道狹而羣牛突至幾大困巖瘦削如一

柱中所擊其旁參差可受足者僧結廬為巢叢木千章  
扶疎覆之苔痕石齒班剝盡飽雲氣盤旋石磴或斷或  
續令一健兒先登籍其臂而上可百餘丈始得其頂頂  
方圍可二丈平亦可布席舊令蔡公築亭於此俄為暴  
風颺去壬戌九月縣尉周君觴余頂上磴礧四望忽憶  
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之句不覺悽絕悵  
然命返

東溪

蔣鎔

瀟水出九疑之朱明峰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迤合至  
湘口與湘流合此所謂瀟湘也初自九疑東北行廿里  
為東溪沙石稍曠衍折而南又折而東里許出望仙橋  
流益駛東溪山骨巉削兩崖拔起而中受水嚙為溪或  
匯為澤潭深不可量其色沈而碧大石錯出或為砥礮  
差亘之稍淺則細鱗纖草具見膚理青苔覆沙水荇牽  
風極水石之美環溪灌木千章松濤微吼梵鐘隱隱映  
帶深林間余為輕舟蕩漾溪上名曰宋尊每輕風殘照

溪聲如漱半篙沒水觸石鏗然小繫松陰下或登石坐  
雲巢熟視遠山將夕蒼然螺髻黛色搖蕩若浮若斂俄  
而微紫俄而淡黃已而暝色從地起黃者微黑瞬息變  
幻東溪古名刹久而廢余愛其幽勝卜築焉又廬其北  
為草堂小間則礪礪吟眺居民因肖余像為俎豆之室  
余笑語父老為我異日俎豆不若雲巢一坐嘯余苦為  
令旦夕望去獨念東溪則不覺低回因憶李白詩長留  
一片月掛在東溪松鐫諸石而佩之

鏡石 蔣鏡

鏡石在祁陽之浯溪綴石壁間縱可尺許橫倍之其色  
玄而寒光四映行人過者數武之外可辨鬚眉纖林飛  
鳥波光汎影皆落鏡中政宣初曾偁花石進御光忽滅  
昇還光復如初蓋神物也余謂更有隱德乃箕山處士  
桐江先生之倫可以輝山媚澤不可以薦清廟石之陰  
有疎林綠篠清蔭四垂甃石為徑屬飛梁而度有堂數  
楹大司徒陳公薦卜幽宅焉而疎林為沼於堂之陽巉

峰骨立拔地起三面如障灌木蕭森覆之青苔剝撲  
人衣袂夕陽逗漏樵歌互答宛轉可人時余將解令東  
歸道此磔礪久之滄洲吏情政覺霄壤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九